

61岁倪夏莲后又来了58岁曾志英 乒坛“常青树”何其多

本报记者 王萍琴



7月27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首轮比赛中,卢森堡选手倪夏莲4比2战胜土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晋级32强。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贝鲁特站,61岁的“倪奶奶”就战胜一众年轻球员获得了女单冠军。

另一方面,放眼全球,相比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发展不快。区别于国内专门有完整的队伍和体系建设,在国外,不少乒乓球运动员都是“业余选手”,甚至连场地都靠自己搞定。

东京奥运会上代表澳大利亚出战,当时48岁的洪剑芳就是把家里的车库改造成了训练房,就这样在自家车库里训练备战,获得了奥运资格。而曾志英更是在20多年都没摸过球拍之后,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在智利重新开始训练,圆了自己的奥运梦。

倪夏莲、曾志英、洪剑芳,她们都

曾经是中国专业乒乓球运动员,接受过专业训练,这为她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而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心态。对于这些“奶奶级”选手来说,参加奥运会并不是去争金夺银,而是去享受乒乓球、享受奥运会。即使一轮游,也心满意足。这才是她们的迷人之处。

也不禁有人问:为什么国外乒坛可以有如此多的常青树,而国内却没有?

自然是因为国内竞争太激烈。国内大多数球员都选择在自己巅峰时期急流勇退,邓亚萍24岁选择退役,张怡宁28岁时选择离开国家队。36岁的马龙现在依然活跃在赛场上,这在国乒队伍中已经十分罕见。

在中国,乒乓球的群众基数大,新人选手不断涌现,技术革新也更快更频繁,这让国内乒乓球球的竞争异常激烈,“超长待机”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

其实,许多国乒球员即使年纪渐长、状态下滑,在国际赛场依然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倪夏莲、曾志英等华裔球员依然活跃在赛场上就足以证明她们依然实力不俗。不过国乒内部人才辈出,优中选优也是必然选择。

航天技术助力运动员争金夺银 每个动作都有精细量化评估

本报记者 林辰辰

7月30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3届夏季奥运会进入开赛第4日。几天时间里,全球观众都时时刻刻关注着比赛的赛程,跟着场上的运动员一起,感受着比赛的激烈和运动的魅力。

一枚奥运奖牌的背后,是运动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汗水和付出。同时,“黑科技”在体育训练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空间技术专家、航天科普作家张传军告诉记者,中国航天中,不少高科技可以为看似“脑洞大开”的训练手段提供科学依据。例如,竞速类项目中,为尽可能减少阻力和采用更精准的运动姿势,就会采用航天风洞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提高比赛成绩。

他介绍,风洞属于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试验中最广泛使用的工具,是一种能人工产生和控制气流、量度气流对物体作用以及观察物理现象的试验设备,通常用于模拟飞行器或物体周围的空气流动,以验证气流阻力对飞行器或物体的影响。利用风洞进行针对性训练也已被英国、瑞典、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广泛采用,成为提高运动员竞技成绩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我国,航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航天风洞测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研制在太空中飞行的航天器和研制模拟训练运动员装备,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张传军表示,包括一些装备的减阻技术,可以通过改变装备外形

及尺寸去提升,另一方面研究运动员的姿态、编队和场地阻力优化技术,可以为运动员提高训练成绩,效果显著。例如,四人赛艇低速风洞实验室通过模拟运动员抓水、驱动、出水、回桨等不同动作姿态的气动力大小,并对运动员不同编队组合对气动阻力的影响进行测试,为运动员比赛提供科学参考。

2020年,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承建的国内首座体育综合训练风洞正式启用,该试验模拟游泳过程中所受流场,开展典型游泳速度下不同技术动作姿态和阻力,通过测量运动员每一秒的姿态、呼吸情况,以及在泳池里每一次往返的划频、划幅、划次、转身时间等多项技术参数,实现对每个动作的精细量化评估。风洞吸引了包括中国游泳队选手张雨霏、徐嘉余等在内的多位世界冠军参与试验。

除了风洞外,例如“弹射训练装置”可将运动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和距离内加速到预定的初速度,使运动员的主要体能和精力运用在专项技术训练或分解动作训练上,使运动员实现“一天当成一周练”的梦想。南昌航天集团董事长、南昌理学院院长邱小林介绍,还有“背包助推器”项目则是从火箭和飞机的推进系统获得灵感,它能依靠电动马达提供额外的推进力,帮助冰雪项目运动员达到平时无法达到的速度,使运动员突破体能极限并形成高速状态下的肌肉记忆成为可能,这种新的训练方式在北京冬奥会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热情比气温更高

巴黎时间7月30日下午,巴黎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大批市民和游客通过大屏观看奥运比赛,现场设置了水喷雾来给观赛市民解暑降温。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5摄氏度,身处太阳照射的地方体感温度会更高。
本报特派记者 杨俊霞 摄



记者探访“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故居 向“20世纪的巨人”致敬

本报特派记者 赵磊 应璐洋 杨俊霞



▲ 位于巴黎乌迪诺街20号的顾拜旦故居。
▶ 顾拜旦故居大门上方的大理石碑匾上,介绍了顾拜旦的生平,还有其本人设计的彩色五环标志。
本报特派记者 赵磊 摄

个永久基地。文字下面,刻着顾拜旦本人在1913年设计的彩色五环标志。

1863年1月1日,顾拜旦就出生于此建筑里。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其家族拥有男爵头衔。1892年,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大学首次公开提出恢复奥运会。1894年6月23日,在巴

黎召开的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成立国际奥委会;批准顾拜旦起草的《奥林匹克宣言》;并于1896年在希腊举行首届现代奥运会。

在1896年至1925年的近30年里,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男爵身高只有1米62,但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他都是20世纪的巨人。”国际奥委会对他的介绍,是以这样一句评价开始的。

乌迪诺街不到10米宽,顾拜旦故居对面,负责法国海外领地事务的海外部占据了整整一条街,海外部大楼的外墙上挂满了代表法国参加本届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的巨幅照片。历经百年,顾拜旦曾经居住过的这座小房子,依然安静地矗立在这里。当记者在门前流连瞻仰,身旁经过的人们,看到记者举起相机拍摄建筑时,才会注意到大门旁的介绍牌匾,跟着驻足观望一阵。

或许,这里的知名度远远不敌巴黎诸多的名胜古迹,也没有太多的游客前来探访,但其在法国,有很多以顾拜旦名字命名的马路、公园和体育馆,他的名字和事迹也早已传到世界各地。

如果有机会来巴黎,这座全世界第二座曾先后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城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故乡,不妨像我们一样,抽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来这里,在这位奥林匹克之父的故居前,睹物思人,向其致敬。

埃及运动员娜达·哈菲兹“多带了一个小选手” 当全世界记者错过一个怀孕的击剑运动员

新华社巴黎7月30日电(记者黄晔 董意行)30日一早,埃及女子佩剑运动员娜达·哈菲兹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帖子,迅速被各路媒体转载。“在你看来剑道上两名选手,但实际上是三个人!我、我的竞争对手,还有尚未来到世界上的小宝贝!”

一名怀孕7个月的运动员走上奥运赛场,这件事足以让世界震惊,也让记者因为错过这个故事倍感遗憾。29日在大皇宫进行的巴黎奥运会女佩和男花个人赛中,东道主法国队收获击剑项目首金、赛会头号种子爆冷出局、东京奥运会冠军成功卫冕……这些耀眼的热点下,没有人注意到在场地四个剑道中的某一角,出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选手。

在媒体报道中,几乎看不到她的赛后采访。这就意味着可能所有记者都没有去混采区和她交流。在巴黎奥运会击剑场馆里,媒体席和比赛场地存在一定距离,加上选手身着厚重的击剑服,从外形很难看出她有何不同。直到回看比赛录像时,侧面特写镜头才显示出她的腹部微微隆起。

当天比赛中,哈菲兹在十六分之一决赛中战胜美国选手塔科塔科夫斯基后,迎来和世界排名第13的韩国选手全河英的对阵。

与轻巧灵动的韩国选手相比,她身形略显沉重,移动速度也更迟缓。

开局后,全河英迅速展开攻势,并在首局末将比分拉到8:1。即便如此,哈菲兹仍努力寻找得分机会。当出现失误或躲闪不及时,她常会跺脚;刺中对手得分时,她也会握拳大吼一声为自己加油。最终,她以7:15告负,无缘八强。

哈菲兹花了7年在开罗大学医学院完成学业。在这个过程中,她两次代表祖国出战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上首次亮相,获得第36名,而后在东京奥运会上进步了7名。“我很感激能够在学医的同时坚持运动生涯。”她在社交账号上写道。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这次的经历因为“多带了一个小选手”而不同。“我和我的宝宝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哈菲兹表示,怀孕本身就很难,努力保持生活和运动的平衡是艰苦的,但是值得。

在努力追求奥运梦想的同时孕育着一个新生命,无疑是巨大的女性力量的闪耀。这与参赛运动员男、女比例首次达到1:1的巴黎奥运会,显得如此相得益彰。

截至发稿前,记者一直试图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哈菲兹进行采访,但尚未得到回复。错过这样一个勇敢、坚韧又伟大的故事,实属遗憾。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完成一条不错的稿子。

铁塔下,分享喜悦



7月29日,位于埃菲尔铁塔脚下的特罗卡德罗广场作为冠军公园正式开放,观众来到现场与奥运奖牌获得者一同庆祝荣耀时刻。图为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金牌得主法国选手费兰德·普雷沃(左)和银牌得主美国选手巴滕在埃菲尔铁塔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奥“数”Talk

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中,潮新闻数字人记者上阵,带你直通巴黎! 请看数字人记者应璐洋带来最新鲜的巴黎见闻。